竹書紀年集證

竹書紀年集證卷三十四

江都陳逢衡學

幽王上

幽王 衡案自武王至幽王十一世封禪書作十四世漢志作十三世並誤

原註名涅

元年庚申 前編同 春正月王即位

史記周本紀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 涅字下从土○各本訛作工

志疑案幽王之名此作宮涅紀年作涅無宮字人表

及世族譜國語註作宮涅呂子當染篇注作官皇詩

王風譜疏引紀作宮皇而大紀又只作涅國語補音曰今官本史記作宮涅偏檢字書無此字又或作宮湦然竝與涅字相亂皆非是據人表作宮涅宜從涅今本史記作涅人表作湦與庠所見異余謂湦乃涅之訛而涅湦皇三字亦誤當從外紀古史作宮涅爲是也知者徐廣曰一作生蓋涅與生通借耳若果名涅安得別作生字乎且更有兩確證魯惠公名弗涅一作弗生今亦訛爲湦曹桓公名終生一作終涅觀魯曹二公之名可以定幽王之名矣

晉世子仇歸于晉殺殤叔晉人立仇是爲文侯

衡案史記晉世家殤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爲文侯前編亦云幽王元年晉太子仇襲殺殤叔而立與竹書合

王錫太師尹氏皇父命

詩小雅無將大車○世本古義曰刺幽王任用小人也案竹書紀幽王元年錫太師尹氏皇父命其後與家伯仲允番棸蹶楀之徒朋比褒姒表裏爲惡卒以滅周詩人當王任用之初預憂及此故作此詩

衡案此皇父另一人非即宣王二年所錫之太師皇父也統箋以爲至是尚在而幽王申錫之誤矣

二年原註辛酉晉文侯元年

涇渭洛竭岐山崩衡案前編係之三年誤

周語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廹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鎭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所演民乏之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

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幽王二三川震○志疑案國語幽王二年俗本誤作三年西周三川震是歲三川竭岐山崩乃表書川震而不書川竭山崩何也

梳篋案韋昭國語注曰三川涇渭汭今据竹書乃涇渭洛也洛漆沮水也漢志曰涇水出安定涇陽縣幵

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行千六十里渭水出
隴西首陽縣西南鳥鼠同穴山東至船司空入河行
千八百七十里水經注按尚書禹貢太史公禹本紀
云導渭水東北至涇又東過漆沮孔安國曰漆沮一
名矣一曰洛水也山海經曰白於之山洛水出于其
陽而東流注于渭漢書匈奴傳武王放逐戎夷涇洛
之北注云洛卽漆沮水也出上郡雕陰泰冒山東南
入于渭周禮雍州之浸曰渭洛殷本紀西伯獻洛西
之地于紂正義曰洛水一名漆沮水在同州是涇渭

洛爲三川韋昭以爲涇渭汭非也地里志扶風美陽
縣岐山在西北郭璞曰漆水出岐山

初增賦

詩小雅有饛簋飧有捄棘七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
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小東大東杼
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
往既來使我心疚有洌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
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東
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

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鑒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世本古義大東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詩稱西人謂西京之人也則其爲西周之詩可知竹書紀幽王二年初增賦是詩之作其在此時乎周道雖

衰而誅求之令尙行於天下及至東周則不能然矣

王應麟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貪墨之臣爲蟊賊小

東大東杼柚其空聚斂之臣爲斧斤文侯之命所謂

殄資澤于下民也

晉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邱是爲鄭桓

公

詩王風邱中有麻○世本古義曰刺鄭桓公也桓公

處于留與鄶君夫人叔妘通焉詩人託爲叔妘之辭

以醜之春秋公羊傳云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

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按竹書紀幽王二年晉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邱是爲鄭桓公而地里志則云桓公死其子武公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食溱洧焉韋昭亦引唐尚書云鄶鄭武公滅之似與竹書異者葢幽王二年弟伐鄶克之而已未滅其國至平王六年竹書始紀鄭遷于溱洧斯則鄶國已滅正當武公之時可知寄孥賄通叔妘爲桓公之事而滅鄶者乃武公也

韓非子內儲說下鄭桓公將欲伐鄶先問鄶之豪傑

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其名姓擇鄶之良田賂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場郭門之外而埋之釁之以雞豭若盟狀鄶君以爲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鄶遂取之說苑權謀篇同

水經渭水注渭水又東逕鄭縣故城北史記秦武公十年縣之桓公友之故邑也漢書薛瓚注言周自穆王以下都於新鄭不得以封桓公也幽王旣敗虢鄶又滅遷居其地國於鄭父之邱是爲鄭桓公無封京兆之文余按遷史記考春秋國語世本言周宣王二

十二年封庶弟友於鄭又春秋國語竝言桓公爲周司徒以王室將亂謀於史伯而寄孥與賄於虢鄶之間幽王卒於戲鄭桓公死之平王東遷鄭武公輔王室滅虢鄶而兼其土故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乃遷封於彼左傳隱公十一年鄭伯使公孫獲曰吾先君新邑於此其能與許爭乎是其指新鄭爲言矣然班固應劭鄭元皇甫謐裴頠王隱闞駰及諸述作者咸以西鄭爲友之始封也賢於薛瓚之單說也無宜違正經而從逸錄矣　洧水注洧水

又東逕新鄭故城中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同厲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邱名之曰鄭是曰桓公世紀云或言縣故有熊氏之墟黃帝之所都也鄭氏徙居之故曰新鄭矣

春秋地名攷畧班固地里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鄶之地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同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邱名之曰鄭八年王錫司徒鄭伯多父命十四年鄭人滅虢十六年鄭遷于溱洧此鄭國東徙之說也其地爲祝融氏之墟黃

帝嘗都此後爲鄶國鄭居之號曰新鄭以別于初封之鄭也杜注在滎陽苑陵縣西南今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有苑陵城班固曰今河南之新鄭及滎陽成皐穎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按史伯曰前莘後河右洛左濟惟今鄭州形勢足以當之郡國志州東有莘城此前莘之說也若新鄭在鄭州南四十里莘在後矣或者初遷時嘗居此其即竹書所謂鄭父之丘歟其地亦祝融氏之虛周封管叔鮮再考桓公封于

宣王二十二年竹書所云晉文侯二年爲幽王三年

後八年桓公死于犬戎之難明年平王立卽爲武公
掘突元年晉文侯十四年乃平王四年也圖鄶事桓
公始之武公成之與漢書合惟桓公先有克鄶之事
乃國語所無應知史伯之謀非無因而發所云克鄶
不過先克其一城耳存之俟考
統箋案韋昭曰後桓公之子武公竟取十邑而居之
今河南新鄭是也据竹書桓公時已克鄶而居于鄭
父之邱故曰鄭桓公史記鄭世家桓公卒言王東徙
其民雒東而虢鄶果獻十邑竟國之與紀年合韋昭

注國語其時未見竹書故以取十邑爲武公也
衡案紀年王子多父伐鄶事在幽王二年當晉文侯元年水經注晉文侯二年誤地名攷謂竹書所云晉文侯二年爲幽王三年亦誤又案說苑權謀篇云鄭桓公東會封于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于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國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

此與史記齊太公事同疑俱屬附會

三年王嬖褒姒

詩小雅白華○世本古義曰幽王娶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作此詩據本紀褒姒爲后事在幽王三年則申后見黜當在是時通鑑前編謂三年王始嬖褒姒至五年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不知何所本然大約誤也汲冢竹書亦載三年王始嬖褒姒而不言立之爲后或亦醜其事而微之及五年書王世子宜臼出奔申八年書立伯服爲太子而鄭語史

伯有云王嬖是女也使至于爲后而生伯服則生伯服乃在褒姒爲后之後皆與本紀不合綜而覈之廢后立后事最在先卽幽王三年事其後伯服生宜臼心懷疑懼始出奔申又三年而伯服稍長故遂立之竹書之紀事確矣

史記周本紀三年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周太史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

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爲元黿以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女所

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犇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棄女子出於褒是爲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志疑案龍漦一事更怪于丹朱生穆王迹異記言夏桀宮中有女子化龍復爲婦人桀命曰蛟妾蓋從此事影撰也白華詩疏以爲褒生妖异亦是愛奇輕信耳邵氏疑問曰三代建都異地且經歷千年寶鼎尚難稽問

刱玆木櫝漦函既非傳世之異珍何爲藏勿敢發卜云其吉竟得亡周之姒元黿析化觸非宜孕之人吐沫幾何千年始變七年童妾難與黿交左右思之殊增迷惑

統箋案鄭箋曰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今按太史公禹爲姒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褒氏蓋褒姒爲褒人所入因冒褒姓非字也

衡案金樓子云宣王時歌云曒曒伯服實亡周國宣王下令國內有白服者殺之時褎姒初生父母不養

而棄白服者聞嬰兒啼因取以犇褒後褒人以姒贖罪因名褒姒焉此語似妄夫果宣王末年有伯服亡周之謠不應幽王取以名子皦皦伯服當爲糜弧箕服之訛

冬大雷電 雷范本作震

孫之騄曰五行志天冬雷陽不禁閉以涉危亡春秋繁露雹者火氣也其音徵也火不炎上故應之以雹統箋案河圖曰陰陽相薄爲雷元命包曰陰陽激爲電開元占經曰冬三月有大雷聞千里者人君絕令

又曰天冬雷地必震敎令撓則冬雷民饑

四年秦人伐西戎

詩秦風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騮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世本古義小戎美襄公也備其甲兵以

討西戎史記秦本紀云莊公卒襄公代立二年戎圍犬邱世父世父擊之爲戎人所虜歲餘復歸世父按竹書紀幽王四年秦人伐西戎意世父遇虜卽在是年則是詩之所爲作蓋因秦師車甲之盛戎虜非敵故復歸世父耳終襄公之世惟兩伐戎是役之後至平王五年之役則卒于師矣據史記稱襄公伐戎至岐卒詩不應有在其板屋之語固知是役爲救世父也

夏六月隕霜

詩小雅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
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父母生我胡
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
心愈愈是以有侮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
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瞻
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
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
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
知烏之雌雄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

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杌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之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烕之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殷殷仳仳

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以富人哀此惸獨○世本古義正月大夫刺幽王也案竹書紀幽王四年夏六月隕霜卽此詩所謂正月繁霜者也子貢傳以爲西周喪退大夫傷之申培說亦謂周室喪亂大夫傷之而作是詩皆不顯其世朱子引或說曰東遷後詩也時宗周已滅矣其言褒姒滅之有監戒之意而無憂懼之情劉公瑾深然之謂使宗周未滅褒姒方寵則詩人之言未應指斥如是然滅威原不同字愚但據竹書隕霜之事在幽王四年六

月與此詩合故定從序說云

孫之騄曰當與而寒厥災霜茲謂亡法

統箋按毛傳曰正月夏之四月鄭箋曰夏之四月建

巳之月而多恒寒若之異京房易傳曰夏霜君死國

亡又春秋命歷序曰桀無道夏隕霜亦是類也

陳夷公薨

衡案史記陳世家武公十五年卒子夷公說立是歲

周幽王即位夷公三年卒弟平公爕立較竹書少一

年前編繫之幽王四年與竹書合

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

詩小雅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

莫之知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杝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世本古義小弁幽王太子之傅所作刺幽王也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後得襃姒而惑之信其讒黜申后逐宜臼其傅憫其無罪故述太子之情而爲之作是詩以翼王之一悟也宜臼亦作宜咎孔頴達

云以太子不可作詩刺父故自傳意迹而刺之按竹書幽王三年嬖褒姒五年太子宜臼出奔申此詩當是奔申時所作趙岐孟子注云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詞也中山勝亦如此說劉更生且以伯奇爲王國子正謂繼母欲立其子伯封而譖之王王以信之王充論衡亦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故詩云惟憂用老子貢傳申培說翕然同辭而以爲吉甫之鄰大夫所作案琴操云尹吉甫子伯奇事親甚孝甫娶後妻欲害伯奇乃

取蜂去尾而自着衣領上伯奇恐其螫也趨而掇衣後妻呼曰伯奇牽我衣甫聞之曰唉伯奇懼走之野履霜以足采梈花以食其鄰大夫憫伯奇無罪爲賦小弁以諷吉甫吉甫悟逐後妻而召伯奇伯奇至請父復後母吉甫從之後母感伯奇孝化而爲慈諸家之說蓋本於此但如所云則不過關人家庭之事於義小矣且踧踧周道鞠爲茂草此豈伯奇之言哉又韓詩及曹植皆謂吉甫信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則與琴操言吉甫感

悟召伯旨相矛盾總之皆委巷傳訛之語要不足信

毓婆按小弁詩傳曰幽王娶申女生太子宜咎幽王又得襃姒生子伯服立以

曰申姜姓之國平王母家史記襃姒生子伯服立以

爲后而放宜咎將殺之汲冢瑣語曰幽王欲殺太子

宜臼釋虎使執之宜咎叱之虎弭耳而伏是其欲殺

之事也時申爲太子母家故宜臼奔申

衡案前編甲子幽王五年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襃

姒爲后伯服爲太子今据紀年宜臼出奔在五年立

伯服在八年非一時事也

皇父作都于向

詩經世本古義曰皇父與常武篇之皇父非一人彼乃文王時南仲之後辨証云湯八世孫盤庚妃姜氏夢赤龍入懷孕十二月生子手抱南字長荆州號南赤龍生條孫仲爲紂將平玁狁此南仲則尹氏也竹書載宣王二年錫太師皇父命又載幽王元年錫大師尹氏皇父命系尹氏于皇父之上所以別于宣王時之皇父耳向地名孔云在東都畿內按左隱十一年桓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

田其十二邑向在其中杜注云河内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南忿生周初時人書所謂司寇蘇公者向原其所食邑意其後復歸于王故幽王以之與皇父而桓王復以之與鄭耳路史以爲沛國之向九域志以爲同州之向皆非是又承縣亦有向城乃姜姓左傳所謂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者別是一向與此無涉竹書紀幽王五年皇父作都于向鄭忠允云向在東都畿内而此時周尚都西鎬皇父既總集朝權何肯舍此而徂彼夫亦

見西戎方彊王室方騷自知負天下之怨而營狄窟以自固耶且如鄭桓公亦賢司徒也懼周難之及謀何所可以逃死乃東寄孥與賄於虢鄶蓋當時諸侯皆有郿鄔之營焉

竹書紀年集證卷三十四終

竹書紀年集證卷三十五

江都陳逢衡學

幽王下

六年王命伯士帥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

洪頤煊曰後漢書西羌傳在征申戎後十年又云伯士死焉注云並見竹書紀年皆與今本異

西戎滅蓋

統箋案韓非子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如勝衆小以刼大乃攻九夷而商

蓋服矣齊語曰桓公築五鹿中牟蓋與牡邱以衛諸夏之地韋注四塞諸夏之關也是蓋與戎近山海經蓋國在鉅燕南

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詩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皇

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世本古義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

也幽王之世褒姒用事于內皇父之徒亂政于外六
年之冬日食陽月大夫惡之故作此詩中候擿雒戒
云昌受符厲昌孽期十之世權在室又云剡者配姬
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孔頴達
解之云旣言昌受符爲王命之始卽期十之世自文
數之至厲王除文王爲十世也剡與家伯與此篇事
同以剡對姬剡爲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也剡豔古今
字耳山崩水潰卽此篇百川沸騰山冢崒崩是也如
此中候之文亦可以明此爲厲王但緯候之書人或

不信又尙書緯說豔妻謂厲王之婦不斥褒姒漢書
豔妻作閻妻顏師古注亦謂此詩刺厲王淫于色皇
父之屬因嬖寵而爲官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
異日爲之食也顏說不知何所本或當是祖緯書而
鄭氏箋則又以意斷其爲刺厲王詩謂節刺師尹不
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褒
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
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愚按尹氏乃桓
王時之尹氏非幽厲時人解見節南山篇皇父以幽

王五年作都于向而鄭桓公至幽王八年方爲司徒正是皇父徂向後故以友代之耳惟褒姒豔妻或是兩人以漢書攷之谷永云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煽日以不臧班倢伃賦云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閻之爲郵使厲王時別有閻妻則當序閻于褒之前不應先褒後閻也褒表其地剡乃豔之轉音以表其色且使厲王因豔妻用事以致亂亡國語史記不應都沒而不見而竹書紀幽王事又與是詩種種相合乃爾其爲刺幽王詩明矣十月蘇子繇陳少南朱子

嚴華谷皆謂夏正建亥之月也緯書竹書鄭箋以爲
周正建酉之月元齊履謙云以授時歷推之周幽王
六年歲在乙丑距延祐丁巳二千九十二年是歲實
以夏正八月辛卯朔入食限是周人改月數之一證
邢雲路亦云以元郭守敬授時法上推周幽王六年
乙丑十月建酉朔辛卯日辰時日食梁太史令虞劇
唐僧一行亦步得是日日食今按虞劇造梁大同歷
推此食在幽王六年而未明言此爲八月一行定朔
之法本乎傅仁均仁均造唐戊寅元歷列其大要所

可攷驗者七事其三曰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食與詩合亦未明言此十月乃夏之八月也愚以三議推之則建酉之說似未可信一者先儒謂詩有夏正無周正如七月之詩皆夏正也章潢云小雅出車章曰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繁祁祁周頌臣工章曰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使周果改時則春日暮春必夏之正月也正月安得有遲遲萋萋喈喈祁祁之景而來牟安得有將熟之徵乎至于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淒淒

百卉俱腓冬日烈烈飄風發發其未改時與月也又不待訓釋而自明矣夫詩皆夏正而何獨以此爲周正乎一者食當八月則是秋分左昭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于梓愼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矣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是則八月日食未足爲災乃孔穎達又引左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周之四月乃夏正二月晉侯問于

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其年八月衛侯惡卒十一月季孫宿卒以此爲春分之月日食有災之驗案即如孔所駁分月之災所應僅在侯國未至若此詩孔醜之云明其將有大變應在幽王驪山之事則以陽月之災爲古人所甚忌故也一者古歷年之某歲某甲子其眞否總未可知如尚書允征篇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虞劇以爲元年僧一行以爲五年以授時

法步之在仲康六年丁丑歲九月辛巳朔日食其餘前後十餘年之九月朔俱不入時限據授時法步此詩日食既與劇一行同何仲康之食差殊若此班固云周不班朔魯歷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王應麟亦云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歷皆無推日食法但有玫課疏密而已嘗玫通鑑皇極經世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則云維秦八年歲在涒灘涒灘者申也歷有二年之差後之算歷者於夏之辰弗集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術推之亦已疏

矣據此三議皆足以破建酉之說故當從夏正解爲長而孔氏又引王基云以歷較之自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欲以此會爲共和之前其說更疎謬無據今但卽詩辭以求時事則其在幽王世明矣十月謂之陽月孔云日月之食本無常時惟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沈括云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止謂四月不然也正陽乃兩事正謂四月陽謂十月歲月陽止是也詩有正月繁霜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二者此先王所惡也蓋四月純陽

不欲爲陰所侵十月純陰不欲過而干陽也蘇轍云四月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類占云十月日食乃六陰之極陰冐其陽君昏信讒陰謀作亂毛傳云之交日月之交會孔云日月行相逮及交而會際故云交會朱子云謂晦朔之間也案會與交不同會但言其同度而已交則同度又當交道也會不必食會而交則食麻家所謂交食是也故此詩特以交言辛卯朔日之干支也辛爲日卯爲辰左昭七年

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又翼奉云師法用辰不用日辰爲客孟康注云假令甲子日子爲辰甲爲日用子不用甲也天官書又云日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不然食盡爲主位以其直及日所躔加日時用名其國此詩舉辛卯亦有意義乃六物中所謂論日

者也但占法深微非有師授莫能通之箋疏謂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辛日以辰侵木金應勝木反侵金是五行相逆猶君臣顛倒此一說也或謂十干寄宮辛寄在戌戌土卯木賊之又一說也或又謂十月建亥六陰用事一陽未復而月與日交會又正在晦朔之間是其月爲純陰且庚辛屬金而重光之辛爲陰金寅卯屬木而單閼之卯爲陰木是其日又爲純陰此日而食則羣陰擅令微陽不能獨存又一說也又司馬遷云甲子四海之内不占丙丁江淮海

岱也戊已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日蝕國君月蝕將相當之今食在辛日屬華山以西正在周地而翼奉推論六情十二律又以卯爲陰賊王者所忌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故春秋潛潭巴云辛卯蝕臣伐其主戎事類占亦云日食辛卯日有謀逆具觀數說則此日之食其爲凶禍昭然矣

前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孫之騄曰詩推度災曰辛之爲君幼弱而不明卯之爲臣秉權而爲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生其

君幼弱而任卯臣也十月之交曰番維司徒譏口罄
罄
統箋案劉向條災異封事曰幽厲之際日月薄蝕而
無光其詩曰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學齋佔
畢曰注云朔日也而乃謂之朔月蓋月朔之反辭猶
書之月正元日乃正月元日也此說是矣魏了翁正
朔考曰夫十月之交則十一月矣是周人朔月也故
曰朔月辛卯正朔日食古人所忌故曰亦孔之醜今
据竹書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與毛傳合無用作

朔月解也

七年虢人滅焦

統箋案周本紀武王封神農之後于焦地理志云宏農陝縣有焦城故焦國也又按水經注上陽虢仲之所都爲南虢其大城中有小城古焦國也按幽王七年虢人滅焦卽虢石父之國也呂氏春秋幽王染于虢公鼓蔡公敦是石父名鼓也

衡案春秋地名攷畧云史記幽王時有虢石父竹書紀年又有虢公翰不知出于東西今据紀年幽王七

年虢人滅焦平王四年鄭人滅虢則滅焦之虢是虢石父當爲東虢葢恃幽王之寵而狡焉思啓也若虢公翰當爲西虢不然豈有虎視眈眈之鄭方欲併吞而能聽其立王子余臣至二十一年之久乎案虢文公命于宣王十五年至虢公翰立余臣之年相距四十三年葢至平王四年東虢見滅于鄭而西虢仍如故也西虢至惠王十有九年始滅于晉

八年王錫司徒鄭伯多父命

統箋按桓公名多父或一名友叐與多字相近故也

小雅十月之交曰番惟司徒鄭箋曰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因此知當爲厲王時詩殊不番幽王八年始命多父爲司徒八年以前猶是番爲司徒也

衡案史記鄭世家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爲司徒今据紀年錫命居洛在宣王二十二年錫命司徒在幽王八年正三十三年前編係之幽王八年與竹書合

王立褒姒之子曰伯服爲太子

洪頤煊曰太平御覽一百四十一引同左傳昭二十

六年正義引紀年作盤盤古作般與服字相似今本

作伯服非孔穎達所見本

九年申侯聘西戎及鄫

統箋案王符潛夫論申城在宛北序山之下漢地志

東海繒縣故繒國禹後鄭語史伯曰申繒西戎方強

周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韋昭曰申姜姓幽王

前后太子宜臼之舅也繒姒姓申之與國也西戎亦

黨于申周衰故戎翟強也時太子宜咎在申申侯之

聘西戎及鄫者正以爲太子謀耳

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太室

詩小雅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大憮予慎無辜亂之初生僭始旣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邛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

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旣微且尰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世本古義巧言大夫傷讒也周幽王惑于讒旣立伯服逐宜臼復與諸侯爲太室之盟將謀伐申以求宜臼而殺之大夫憂喪亂之將至而作此詩序云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愚案竹書幽王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太室秋九月王師伐申左傳椒舉亦云周幽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据此篇有君子屢盟之語

則此詩必于盟太室後作也

衡案詩小雅巧言篇何楷以爲王與諸侯盟太室時作今閱篇中有奕奕寢廟之語則所謂太室者亦卽太廟太室也孫之騄徐文靖俱以中嶽嵩山爲解誤矣

秋九月桃杏實

統箋案開元占經曰僖公卽位殞霜不殺草梅李實梅李大樹比草爲貴是君不能伐也此云九月桃杏實亦是類也

衡案桃杏實木妖也木妖之不知如人妖何

王師伐申

統箋案韋昭曰幽王欲殺宜咎以成伯服求之于申

申人弗予遂伐之

十一年春正月日暈

孫之騄曰洛書摘亡辟曰日暈如破車輪向日爲內

提內臣叛背日爲外提外臣叛

統箋案是年爲庚午石氏曰日旁有氣員而周匝名

爲暈洪範五行傳曰周幽之敗也日暈再重中暈赤

外暈青一墨盡上下通在日中是歲有幽王之敗

衡案天變於上者屢矣曰冬大震電曰六月隕霜曰

冬十月辛卯日有食之曰正月日暈何王聽之不聽

而並瞽于目也虎入門羊化狠宣幽之世宜疊記其

怪歟

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鄭桓公

呂氏春秋疑似篇周宅酆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爲高

葆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卽戎寇至傳鼓相

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嘗至幽王擊鼓諸侯

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眞至幽王擊鼓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于麗山之下爲天下笑

長安志臨潼縣幽王城一名幽王壘在縣東戲水上城高八尺周二百八十步國語曰幽王滅于戲蘇林曰戲邑名也在新豐縣東南三十里戲亭是也潘岳西征賦曰履犬戎之侵地疾幽王之詭惑舉僞烽以沮衆淫嬖褒而縱慝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

赫赫宗周滅爲亡國

統箋案詩王風序曰黍離閔宗周也鄭箋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魯語里革對成公曰幽王滅于戲韋昭曰殺幽王驪山戲水桓公死之一統志鄭桓公墓在華州城西三里

犬戎殺王子伯服執褒姒以歸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

前編十有一年申侯與犬戎入寇戎殺王于驪山之下鄭伯友死之晉衛秦皆以兵來救平戎與鄭子掘

宊共立故太子宜臼

統箋案時鎬京殘破宜臼在申因就而立之

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原註是爲攜王二王並立

原註武王滅殷歲在庚寅二十四年韓怡曰四當作五歲在甲寅定鼎洛邑統箋案滅當作伐庚寅蓋武王十一年也是年周始伐殷明年十二年辛卯滅殷十五年甲寅始遷鼎洛邑後二年王崩無二十四年又定鼎當作遷鼎成王十八年始如洛邑定鼎○衡案二十四年連下歲在甲寅定鼎洛邑爲一事指成王十八年言蓋以成十八年又加以武之六年共二十四年也統箋所說俱誤韓云四當作五亦誤

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韓怡曰七當作六○洪頤煊曰史記周本紀集解引紀年云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通

鑑外紀三引紀年云西周二百五十七年與今本同○衡案自成王十八年定鼎至幽王十一年共二百五十七年

共二百八十一年

衡案自帝辛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至幽王十一年共二百八十一年

自武王元年己卯

統箋按己當作辛○韓怡日己卯當作庚辰○衡案己卯爲西伯昌薨之歲在帝辛四十一年蓋上目文王之一年故泰誓云惟十有三年說見前統箋作辛卯韓怡作庚辰俱誤

至幽王庚午二百九十二年

統箋按金仁山通鑑前編起武王之十三年己卯至幽王之十一年庚午共二百九十二年己卯蓋辛卯之誤相距十有二年據竹書是辛卯至庚午二百八十一年也○韓怡日九十二當作九十一○衡案統箋誤紀年蓋自武王立爲西伯之年起算故云至幽王庚午二百九十二年也若辛卯至庚午二百八十一年上文已明言其數矣蓋一是成王定鼎之年至幽王二百五十七一是滅殷之年至幽王二百八十一一是自武王嗣位之年

至幽王二百九十二紀年原

自明白後人毋庸多贅也

詩小雅苕之華○世本古義曰幽王之時西戎之亂始于褒姒而其禍遂連于中國詩人傷之於其末章窮而反本竹書紀幽王十年王師伐申至次年申人鄫人及犬戎遂入寇此詩之作當在此時

史記周本紀幽王以虢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戎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

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以奉周祀○志疑案竹書幽王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八年王立褒姒之子伯服爲太子十一年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殺王子伯服執褒姒以歸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是爲攜王二王並立平王元年東徙洛邑二十一年晉文侯殺余臣史公不録攜王疎矣嘗論申侯名平王不共戴天之讎也乃始奔于申繼立于申終且爲之戍申不可謂非與聞乎弑矣借手腥羶無

殊推刃虢公明冠履大義獨立余臣輔相二十年之久眞疾風勁草哉使當時晉魯許鄭皆如虢公則廢宜臼而奉攜王周有祭主世有人倫豈不偉歟余方怪當時羣侯之替余臣而史并削余臣不書毋亦昧于春秋之義乎日知錄云文侯之命平王報其立巳之功而望以殺余臣之效也當時諸侯但知冢嗣當立而不察其與聞乎弒爲可誅虢公之立余臣或亦有見于此後之人徒以成敗論遂謂平王能繼文武之緒而惜其棄岐豐七百里之地豈當日之情哉孔

子生于二百年之後有所不忍言而錄文侯之命于
書錄揚之水于詩其旨微矣葛藟詩序謂平王弃其
九族似亦未可盡非古今人表以平王申侯同列下
下傳言平王東遷蓋周之臣子美其名耳綜其實不
然凡言遷者自彼之此之詞盤庚遷殷是也幽王之
亡宗廟社稷以及典章文物蕩然皆盡鎬京爲西戎
所有平王乃自申東保于洛天子之國與諸侯無異
其得存周之祀幸矣而望其中興耶如東晉元帝不
可謂之遷于建康也此辨甚確杜世族譜及昭廿六

年傳注韋注晉語一並誤以攜王爲伯服言諸侯廢伯服立宜臼孔疏引劉炫說褒姒之黨立之引束晳說伯服立積年始廢又以爲余臣非嫡故稱攜王均未考竹書伯服已見殺妄生異端奚足爲據

統箋案晉語曰褒姒有寵生伯服韋昭曰伯服攜王也又案昭二十六年傳幽王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杜預曰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今据竹書幽王十一年犬戎殺王子伯服號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是爲攜王時伯服蚤已見殺而攜王乃

余臣也韋杜以攜王爲伯服皆誤

趙紹祖曰按孔冲遠春秋疏攜王奸命下引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爲太子與幽王俱死於戲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稱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爲晉文公所殺以本非適故稱攜王束皙云案左傳攜王奸命舊說攜王爲伯服伯服古文作伯盤非攜王據孔引未必爲紀年本文然伯服作伯盤與束說同而今本仍作伯服又許

男作許文公而無鄭子亦與今本異陳鳳石曰杜注攜王爲伯服不應杜未見汲冢古文胡景孟曰杜註左傳時古文未出後序已自言之杜不見古文未爲異也案此胡說爲是

竹書紀年集證卷三十五終